

【宽厚所街忆旧】

□张机

宽厚所街不止有精致的四合院民居,街上还有两座很气派的会馆:街东头的“江南会馆”和街西头的“浙闽会馆”。同一条街上坐落着两座建筑宏伟气派的大会馆,这实属罕见,足以显现出这条老街的显赫地位和悠久的历史底蕴。

“江南会馆”是一座很气派的建筑物,大青石的墙基有一米多高,厚厚的青砖墙,高大带出厦檐的门楼,墙体大约高四五米,再加上厚重的屋檐,与周围的民居相比,真可谓鹤立鸡群。大红漆的对开门足有两米多宽,门上镶着很多排铜圆球,大门上方悬挂着刻有“江南会馆”四个大字的木匾,门外各有一尊威武的石狮把守。会馆内有一个大戏台,木质的影壁墙是由八扇活动的门组成的,戏台顶端吊着好几排大气灯(一种充气的照明灯),平时大门紧闭,给外人一种神秘之感。会馆戏台的两侧有好多单间,里面摆有八仙桌、太师椅,桌子上有精致的茶具,平时有布帘遮挡。据说这是商贾来此聚会和品茗的房间,戏台演大戏时这里又成了达官贵人的包间。

每逢过年或者重大节日,会馆敞开大门迎宾纳客。门外一溜烟地排满了黄包车,长长的车把,船型的车斗上带有考究的车篷,尤其车座位的脚踏处那两只锃光瓦亮的黄铜车铃煞是耀眼,偶有顽童偷偷地按一下,发出清脆的铜铃声。戏班演戏时,会馆会请街坊邻居来看戏,这时候四邻八舍的大人带着孩子,自带凳子去看演出。我还记得五六岁时去看戏,看到舞台上都是身穿古装、蟒袍、留着长长胡须的人边唱边打,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大人们听到精彩处高兴地鼓掌看门道,孩子们跟着拍手只是看看热闹。记得一次看完戏回家,父亲给我讲述其中情节:有个叫萧恩的老汉与女儿在江边打鱼为生,因天旱水浅,打不到鱼,欠了乡宦丁家的税,丁家勾结官府拘捕萧老汉,后来为了报仇,父女二人夜入丁府杀了渔霸。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打渔杀家”。济南解放后,会馆保留完好继续演戏,在这里演过话剧《白毛女》,吕剧《小姑贤》、《姊妹易嫁》、《墙头记》等。

1948年9月26日济南获得解放,“江南会馆”里住上了部队战士,他们在大戏台上席地而卧,白天进住市民家帮助打扫院子,宣传解放军的入城政策,街道也组织妇女到会馆帮助南下大军缝

江南会馆看门人

制棉被。我母亲就自带针线在戏台上缝被子,我给她送白开水时,看到街坊的婶子大娘都在穿针引线忙活着。有时候驻军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一次我家来了两位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向我母亲借了菜刀和擀面杖等,向前院我婶子家借了大瓷盆和面板,第二天送回来时都已经洗刷得干干净净,还连声道谢。这与解放前夕国民党部队慌忙撤退时挨家挨户强拆大门板去垒碉堡,真有天壤之别。

会馆西邻、我们家斜对门有一处四合院(宽厚所街20号),它的外墙紧靠会馆西邻,里面有条狭窄的甬道直通会馆。同时它又是一座独立的三进院:前院只有两间北厢房,第二、三个院落各有东西厢房和一排南屋,进大门西侧是一棵枝叶繁茂硕果累累的石榴树。

这个四合院住着看管江南会馆的李姓人家。主人叫李宗堂(音),中等身材,白白胖胖浓眉大眼,与街坊邻居相处甚安。李家有三子:长子李春生,我称呼他春生哥。细高挑,年轻就喜欢体育运动并参加“1950男篮”球队,是穿4号球衣的主力队员,退休前为山东省实验中学的教师。次子李传孝,自幼患麻疹症常年卧床,天资聪慧自学多门学科,上小学时我经常登门向他求教数学难题,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解好多遍,直到我懂了为止。心灵手巧的他卧床教会我们这些邻家孩子叠纸帆船、燕子和各种动物造型。三子李传仁与我堂兄张朴乃上世纪50年代初的济南一中同窗好友,1957年他们俩同时考取大学,堂兄张朴考入青岛医学院医疗系,而李传仁学的

建筑专业,退休前为济南市建筑设计院的知名高工。我家与李家族三代来往密切,每有婚丧嫁娶之事总请李家人来张罗,民国30年我祖母的娘家侄子结婚大典就是在江南会馆办的喜宴。李家每有添丁大事也都请我祖父根据生辰八字赐名。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各个中学停课闹革命,“红卫兵”掀起批斗教师高潮。李春生老师首当其冲,白天被红卫兵揪到教室里低头弯腰,在校园里劳动改造,晚上很晚才被放回家。记得一天夜晚,家母严重的哮喘病复发,老憋得喘不上气来,情急之下弟弟妹妹背上母亲送医院抢救,此时刚好赶上春生哥托着疲惫的身子路过我家门口,他不顾疲惫热心相助送往医院……几十年前的往事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让我感恩不尽终生难怀。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外地大学毕业分回济南当中学教员,那时的“江南会馆”里建起了一座二层楼房,变成了“历下区文化馆”,每逢休息日我仍然常到那里的阅览室看报纸和借阅杂志。再后来,“江南会馆”在宽厚所街的大门用砖封闭起来,新大门开到黑虎泉西路,老街拆迁前这里是“历下区图书馆”的馆址。

2007年初春,我到李家做客,宽厚所街20号门牌、熟悉的老式对开大门依旧,四合院的房屋历经时代变迁都已大变样,主人李鑫老两口住的两间北屋就是“江南会馆”的门楼改建而成的。我抬头望去,那厚重的枣红漆顶梁柱清晰可见,此情此景让我陷入了沉思。



▲2007年在江南会馆西邻李家大院外合影,左为“崔家茶馆”后代春亭,中为“江南会馆”看门人李家后代李鑫,右为作者。



近日有幸见到1923年成书的《宏济堂药目》的真实面貌,破损的纸张和卷折的边角传递着岁月的印痕。数次通读序言,对宏济堂这家成长于泉城的百年企业的感佩之情又增加了几分。序言262字,看似普通,实则隐含着丰富且有价值的信息,值得一解读。

其一,序言为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骧撰写,

【史海钩沉】

《宏济堂药目》“序”背后的故事

□韦钦国



《宏济堂药目》序

无意中透露出100多年前济南商贸已经相当发达,“药肆林立”即是其一。但药品“取材不精或鬻良杂苦”并“贻害生命”,遂决定借助同仁堂少东家乐镜宇开办“国有企业”“山东官药局”。不料“经费不敷,概行停办”,乐镜宇私人出资承接下来,将其更名为宏济堂,取“宏业济民”之意。这就是“宏济堂”一名的由来。

其二,这段话系无标点繁体并有生僻字,要真正准确理解需要一定古文基础,在对原文反复研读后对此进行了标点、分段。此前,笔者曾多次在关于回忆宏济堂的文章中读到相关引文,今日始知有不少引用或理解断句有误。其中,被误用最多的一处就是将“拨款款二千元为开办之费”中的“元”误为“两”,这多半是对中国货币单元变化不太了解造成的。19世纪最后几年,中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份抛弃了“两”单位,货币单位改为元、五角、二角、一角、半角,“元体系”已在商贸发达的京津鲁盛行。可资佐证的是,“华北商业中心的天津总商会就决定自1908年1月起凡出售各货均改为银价,拟银洋十角为一元。4月又建议京津两地一切官遇交易以银元为本位。”(引自《论我国货币单元的元角分》一文)。

其三,这段话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历1908年,而《宏济堂药目》编纂于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杨士骧如何能“预测”到15年后会出此书并“预先”做序呢?事实是,乐镜宇颇有商业头脑,在创立宏济堂之初即在山东、浙江、天津等区域联络了一些社会贤达,为之撰写系列关于宏济堂成立及介绍药品的相关文章,于1923年将其整理后与药品、组方刻录成册,形成了《宏济堂药目》一书。看似矛盾,实则有心。

其四,“今春,镜宇自济南至沂津”一句则历史知识更加丰富,值得说明。“今春”指1908年春天,与落款“戊申仲春”相符。“沂津”又是何处呢?明朝定都北京以前,辽、元等政权都曾定都于此,北京曾有幽州、燕京、大都等名称,沂津就是与北宋同时期辽国的陪都,即现在的北京!杨士骧任直隶总督督府设在保定,两地相距不远,乐镜宇能够去沂津找杨士骧,也从侧面印证了两人“世好既笃,复相知有素”。

其五,许多老济南人都能津津乐道地讲出许多与宏济堂交往和买药治病的轶事,知道其成立于1907年,但到底成立于哪个月份恐怕没有人能说出来。杨士骧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时山东官药局“经费不敷,概行停办”,乐镜宇才“不惜巨资”,“取得所有权,更名为宏济堂。补充资本,照旧营业。”查阅杨士骧生平,他升任直隶总督的时间为1907年2月,由此可以判断“宏济堂”一名大约就诞生在这个时间段。

多数读者都会忽略“盖数载于兹矣”这几个字,其实亦有深意。据宏济堂老员工回忆,宏济堂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曾兼过一些小作坊,其中有一家成立于1904年的千芝堂,也许这句话即与此相关。如是,这家百年老店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而1904年,正是济南开埠之年,其中不知是否又有哪些偶然或巧合。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投稿邮箱:lixiaozuoxie@163.com

护城河的环卫工

□李建设

物走了;没捡到的,未免有些失落,悻悻地向别处寻去。

有一次,父亲在绿化带里看到一个女士钱包,丢在浓密的灌木丛里,看样子不是失主丢的,而是小偷偷了后,把里面现金之类的东西洗劫一空,顺手把钱包塞进了灌木丛里。父亲打开钱包看时,里面当然已没有什么物品,只有一张身份证和两张银行卡。一时联系不到失主,就交到了解放路派出所。

民警又把钱包翻找了一遍,终于在一个夹层里找到了一张名片,上面还写了一句话:“如有惠归还,里面的一百元即为酬金!”民警果然发现里面还暗藏着一张红红的百元大钞!民警按着名片上的电话拨过去,当听说自己的钱包找到了时,感觉电话那边的妇女有些喜极而泣。放下电话,那位妇女就直奔派出所来认领自己的失物。当她要把一百元的酬谢金给父亲时,父亲哪里肯收,拾金不昧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收取报酬不就变了味吗?看到妇女那失而复得的激动表情,父亲还觉得只捡回一个空包不好意思呢。可是那位妇女却说这包比她丢的东西都值钱,这可是在欧洲买回来的名牌呢!这就难怪了,父亲心情才好过一点,庆幸小偷不识货,丢了西瓜捡芝麻。

有一个年轻人在绿化带里拨拉来拨拉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父亲就热

心地上前询问是不是东西丢了,他说没丢什么东西,后来看到父亲是环卫工,像想起什么似的,就悄悄地问父亲,可曾看到一个黑色的帆布包,昨天他落在这里了。父亲问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他先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后来就说自己是管道工,里面都是一些维修工具。父亲说昨天确实捡到了这样一个包,因为不知道是谁丢的,就拿回家了,你等会我回家去拿给你……

年轻人没有等来他的包,等来的是几位便衣警察。原来父亲昨天下班时的确发现了这样一个帆布包,藏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包里面是扳手、管钳、螺丝刀之类的工具。开始父亲还以为是哪位工人遗忘的,就交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看这些工具,分析应该是小偷的作案工具,可能是昨天背着包时看见有巡逻的,做贼心虚,怕被盘查到,情急之下就把包藏到了灌木丛里……

民警特意交待父亲遇到有人找这个帆布包时第一时间通知派出所。于是,父亲以回家去取包为借口先稳住小偷,径直去了派出所。后来,经过审讯,这个小偷竟是之前撬盗过多家住户的惯犯。父亲为此获得了派出所以及园林部门的表彰。

一生平凡的父亲,想不到,在环卫工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件不平凡的事!